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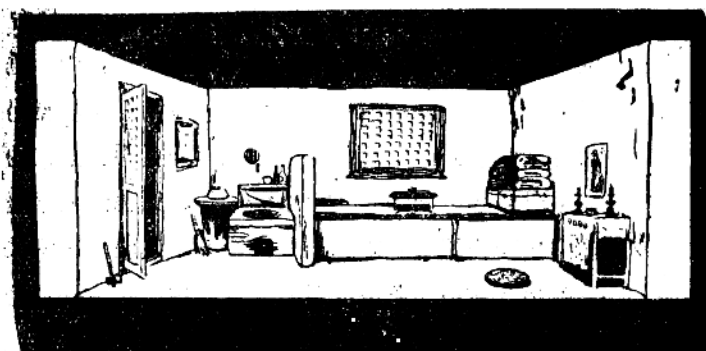
独幕话剧

水

力 牟 增 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舞台設計 王 敏

人 物：王 发——五十多岁，被斗地主，合作社候补社員。

王 妻——五十多岁，王发的妻子。

三虎子——二十七、八岁，合作社社員。

王 金——三十多岁，王发的大兒子。

陈支書——四十多岁，党支部書記。

王 銀——二十多岁，某大学学生中的右派分子，
王发的二兒子。

民兵一人。

時 間：一九五七年初夏的一个黄昏。

地 點：在王发的家里。

布 景：兩間低暗的农村土房，一間是厨房，有鍋台，鍋台的左側是通往外面的房門；另一間是臥室，一条通長的土炕。中間沒有壁子，只有一道半截土牆把鍋台和土炕隔开。正面是一排用紙糊的窗戶。靠門的一扇窗戶的中間鑲着一块小玻璃鏡，開幕時玻璃鏡已經用窗帘遮了起來。炕上放着一個破旧的硬木朱漆炕柜，炕柜上整齐的放着几床旧被。炕中間放着一張炕桌。在舞台的右面斜對着觀眾有一張供桌，上面供着觀音大士。桌上擺着錫制的旧供器。供桌前面有一个草拜墊。房門后面放着一把斧頭。

幕 啓：老地主王发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在大学念書的二兒子王銀的來信。一盞搖曳不定的煤油灯的火光如豆，屋里很阴暗，加上老地主那象野兽似的背影映照在牆上，搖搖擺擺，使空气更加阴沉。

舞台靜悄悄地。片刻，門“吱嘎——”地一声开了。

王发：（驚慌地把信藏在背后）誰？

（王妻進來。）

王妻：我呀！

王发：（放心地）不会先給一声！吓我一跳。

王妻：那你怎不把門門上？

王发：（命令地）門上！（繼續看信。）

王妻：（門上門）銀子前天來那么一封信，你算放不下了！
也不知道看了多少遍，点灯熬油的！

王发：你懂得什么！

（幕后入聲嘈雜。）

王发：这还是为了水在吵？

王妻：可不。为了点水，从东头吵到西头，兩伙人对着吵。
說是要找趙主任評理去呢。（忽然想起）我得上晚香
了。（把香点着，插在香爐里，下拜。与此同时，幕后入聲漸近。
王發靜聽。）

（幕后入聲：“把水放給二隊。到秋后咱們一隊減產你負責？”

“就算一隊真減產了，也比二隊多瞎了強！”

“你小子別犯本位主義！”

“你少給我扣帽子！”

“二隊他們有本事自己去想辦法，想放咱們的水，辦不到！”

“別吵了！還是去找趙主任去！”

“對，對，找主任去。”入聲漸遠、漸低。）

王发：（對着手中的信，興奮地）这可真是个好机会啊！

王妻：（仍在拜佛）哎！这几天为了这点水鬧的多凶啊！連命
都象不要了似的。一个一个簡直都紅了眼珠子了。

王发：他們那群翻身戶看見什么还不紅眼睛？你當他們只看
見这点水才紅眼睛啊！

王妻：这也难怪，二隊在下坎子那片稻田上不去水，眼看小

苗就要旱死了，他們怎能不紅眼睛？剛才二隊來人了，要求上邊那道攔河壩打開，把水給下坎子放過去。……

王發：（象瘋狗般地跳了起來，上前一把抓住王妻）你听誰說二隊來人了？到壩上去了沒有？

王妻：（不安地）哎喲！你快放開手，把人抓的这个疼！

王發：快告訴我！

王妻：才听大伙叨咕的，說是又回去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，瘋瘋顛顛地？快撒手呀！

王發：（放開手，長出一口氣）你看他們能不能開壩給二隊放水？

王妻：這我怎么知道。真是的，這些人也只管胡鬧！就不會好好辦會，求求龍王，託老天爺下場透雨！

王發：哼！龍王會管他們？他們觸怒了天庭！

王妻：不怪銀子來信說天下要大亂了，這樣鬧下去，可真要大亂了。（舞佛）求神佛保佑吧！

王發：真糊塗，你怕什麼？他們越亂越好！就怕他們亂不起來。託他們亂下去，亂！亂！亂！城里亂，鄉下也亂，全中國都在亂，把共產黨亂下台，天下就是咱們的了！

（三虎子在窗外喊：“王金，王金！”）

王發：誰呀？

（三虎子在窗外：“我。王金大哥沒在家？”）

王妻：三虎嗎？金子不在，你到屋里坐一會兒啊！

(三虎子聲：“不了，我找他去。”)。

王发：(忙開門迎出去)三虎，你進來，我有句話想問問你。

三虎：(進屋)什么事，大叔？

王妻：找你金子大哥有事嗎？

三虎：还是为了放水的事。

王发：三虎啊，不是大叔說你呀，你倒是跟着鬧哄什么？就是到秋后減了产，輪到你名下才少收入几个錢？

三虎：大叔，你說這話可不对呀，这入了社就不能和先前比。沒入社那咱，咱們自己有車有馬，只要勤快一点，鞭子一晃多赶几趟集，就進个百八十的。現在可就全指望到秋后分那点粮食了。去年我們的收入就減少了，今年再要減产，不就更坑了我了！

王发：是啊，你們有車有馬的戶，入了社是要吃点虧啊！就象我們这样困難戶，在社里还不都占你們的光啊。你們去年少收入了，也是叫大伙給背的啊。沒有办法，大侄兒，这年头就得講集体嘛！

三虎：这些憋气事呀就別提了。我現在只好打牙往肚里咽，誰叫咱們入社哩！可是今年，咱可不能瞪兩個眼睛把水放給人家，擊等着秋后減产啊！

王发：要說这放水的事，也真社当干部的为难啊！不放吧，二队有意見，上面还要批評本位主义；要是放了，二队是沒有意見了，上面也不能批評了，各不住还弄在群众大会上表揚一下，得个獎旗什么的，当干部的是

光荣了，可这么一來，就苦了咱們一隊了！你說，這要一減產，咱們這隊得少收入多少啊！

三虎：哼！他們當干部的也不能光圖希光榮，就不管咱們的死活了！

王發：誰說不是，若說光榮吧，咱們圖不着，到秋後打不下糧食，喝西北風的可是咱們！

三虎：他媽的，想拿咱們去送人情？辦不到。我三虎子不是好欺服的！

王發：你們可以提意見嘛！現在共產黨不是正在整風嗎？只要人多，心齊，當干部的也不能不顧忌着點呀。

三虎：（恨鐵不成鋼地）可就是人心不齊呢！

王發：其實，有些人是胆小，不敢出頭說話，可大伙的心里都明白，眼睛是亮的，大伙都看着你呢，你要是能把水這件事情抗下來，咱們明年能吃上飽飯，咱們這一隊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，可都要感激你啊，大侄兒！

三虎：你放心吧，大叔，只要有我三虎這口氣在，他誰也別打算放這個水。

王發：那些干部可是吃硬不吃軟呀！

三虎：軟的不行，咱們就來硬的，我三虎子他媽怕過誰。大叔，我去找王金大哥去。

王發：全隊的人可就指望着你啦！

三虎：你放心吧！（下。王發從後門上門。）

王發：這個楞小子，真象一桶汽油！

王妻：那个熊脾气啊，要是上來个虎勁可真象火上加油似的。你沒看見昨个为了这点水和主任吵得粗脖子紅脸的，眼睛瞪的象个牛。

王发：你不知道，主任那小子，就得让三虎这号人去对付他。

王妻：你可得嘱咐点金子，离他远点，别老在一起嘀嘀咕咕地，再惹出事來。

王发：看你这个胆小鬼！

（外面敲門聲。）

王发：誰？

（外面王金声：“我，開門！”王妻開門，王金上。）

王金：爹。

王妻：回來啦。

王金：（对王妻）把門門上。（王妻关門）哎！（指門外。）

王妻：（明白地走到門边，從門旁边那扇窗戶中間的玻璃鏡向外望風）哎！爷倆不知又干什么，叫人跟着提心吊胆的。

王金：爹，这把火可点起來了。

王发：怎么？

王金：等我喝口水。（喝水）方才大家伙听说二队來人要求放水，就都去找主任去了。走到堡子当間正好遇上了他。他給大伙上政治課，讲了通大道理，什么一、二队都是一个社，要有整体观念，不要犯本位。硬給大伙打通思想。当时大家叫他讲的沒話說了，就都不吭

气了。有些人还同意給二队放水。

王发：三虎呢，他沒說話嗎？

王金：三虎不是方才上咱家來了嗎，偏赶上他二哥二楞也不在場。

王发：真糟！

王金：你別急，听我說啊！这不是大伙都不吭气了嗎，主任那个傻小子就真以为大家的思想託他給打通了呢，就去开干部会去了。他走后，三虎、二楞都來了，就領头又鬧起來了。

王发：好，他們干部开什么会？

王金：研究放水的事。会是在队的办公室开的。我在窗外猪圈里偷听了一会。

王发：他們在会上說些什么？

王金：队长、党的、还有团里的干部他們也都以为大伙真叫主任給打通了，他們說，不能眼看着二队的稻田白扔。他們說把一队的水給二队放过去一点，把二队的稻苗抢救过来，抗过这陣春旱，雨水就接上了，要是弄的好，一队也不会减产，所以会上决定今晚上就去开坝放水。他們說，就是有少数人不同意，可以分头去說服动員。

王发：（不安地）今晚就放水？（有些失望地）那水怕是要放成了？

王金：（有把握地）你放心吧，他們放不成。我方才回來的

时候又把干部們这个决定告訴了三虎子和二楞他們，我还說，主任說了，大伙都同意給二队放水，就是三虎和二楞他們少数人反对，不要緊，那些混小子起不了多大屁。他們再鬧，就綁起來送县里去，好好管教管教！三虎他們一听，那火就更大了，一人提着一个棒子上坝看水去了。三虎子还吵吵說：“不管他皇親國舅，誰想來放水，咱們就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。”爹，咱們瞧熱鬧吧！

王发：好啊，这把火点的好。

王金：干部們快去了，我也上坝去。

王发：（拉住）慢点，你想干什么？

王金：（凶狠地）乘这个乱哄哄的机会，我想报仇！

王发：有骨气，可你不能这样去！

王金：怎么？

王发：（老奸巨滑地）傻孩子，不能蛮干啊！要想把棋走胜，就不能只看一步棋。不能光圖一时痛快。你要这样去了，不等下手，就叫人抓出來了，不行。

王金：叫你說，我就白白放过这个好机会？

王发：机会？傻小子，机会还在后边。你弟弟不是來信說，他們正在学校里抓住大鳴大放这个机会，有計劃、有步驟地在向共产党進攻嗎？他來信要材料，（勾引地）這場大火要是点起來，讓他們干出几条人命來，这就是材料。把这些材料告訴你弟弟，叫他在大学里，在

報紙上傳出去，讓城里的人，不，讓全中國的人都知道合作化逼出人命來，大家都起來反對合作化，看共產黨还有什么臉說合作化有優越性！（興奮到極點了）到那個時候，天下人心大變，城市里鬧自由開買賣，農村里鬧退社，城鄉聯合起來，里外夾攻，還愁他共產黨不下台？到那咱你想報什么仇還報不了？

王金：（大悟）啊——

王發：這才叫機會，你明白嗎？

王金：（點頭）我明白了。

王發：所以咱們現在不能蠻干，要在背後點火、煽風，讓三虎子這群混小子們干去，讓他們去自相殘殺。

王金：嗯！

王發：仇當然要報，不過得看機會，有機會就干掉他幾個，千萬不能胡來，別惹出亂子。

王金：（請示）爹，那还用不用去了？

王發：（命令地）為什麼不去！快換件衣服，化化裝，別讓他們認出你來。不能出面，在背後鼓動。

王金：好！（動作敏捷地從炕裡拿出一件破外衣換上，又拿出一頂破舊簍扣在頭上）你看，行嗎？

王發：行！（抓住王金狼毒地）到塢上再偷偷地跟三虎子他們說，他們是富裕中農，有車有馬的戶，可為什麼去年秋減少了收入？還不就是因為走合作化叫那些勞棒子戶背的嗎！今年若再把水放給人家，到秋后就別指望

着打粮食！干部們放水是为了爭光荣，可打不下粮食喝西北风的是我們。再告訴他們：咱們一队要想今年丰收，明年吃飽飯，就得保住咱們河里的水，保住咱們的水！

王金：（重复地）水，知道了。

王发：把那帮混小子煽动起来，就趁早回来，别自己放火烧自己。别忘了，咱們还是候补社員，成分不好。

王金：嗯！（欲拿門后的斧头。）

王妻：（一直在門旁望風，也不时回头看他爷倆說話，这时看到王金拿斧头，才感到事情的嚴重，一下子撲過來，抱住王金）金子，金子，你不能去啊！

王金：媽。

王发：你就让他去吧！

王妻：金子，你忘了你是从劳改队刚出来还不到一年啊，这五、六年，你受了多少罪啊！看他們把你折磨成什么样子，媽怕，媽怕再鬧出事來，再叫他們給抓進去，怎么办哪？

王金：（聽了這番話，更加引起他的仇恨心，瘋狂地）哎！你这个老太太！你忘了？是誰分了咱們的房子，分了咱們的地？害得咱們一家人有福享不成，家破人离？

王妻：（很狠地）这个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！

王金：对呀，那你为什么不放我去呢？难道你看着过去給咱家放牛的那个趙福貴，現在合作社的大主任，成天管

着咱們，你心里好受啊？

王妻：阿弥陀佛，我真恨不得咬他几口！

王金：咱們明面不敢动他，乘这个乱哄哄的机会，給他來个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报了个仇。

王妻：孩子，这可不是国民党在这兒那时候啊！天下不是咱們的呀。

王发：你就让他去吧，这天下就要是咱們的了！

王妻：（莫名其妙地）怎么，天下就要是咱們的了？

（幕后傳來入声：“走啊！上牆啊！”）

王金：（聽見入声，急的獸性發作，用力把他擲開，大聲地）你放開我！（摸到門后拿起斧頭。）

王发：（攔住，奪下斧頭）拿这个顯眼的玩艺干什么，（狠狠地）用石头砸！

王金：（一怔，然後明白過來）对。（跪下。）

王妻：（驚慌地）金子，金子！（回頭去拜佛）观音老母，救苦救难的南海观音！你保佑我的孩子吧！

王发：（門上門后，過來把妻子拉起）哎，起來吧，佛爷会保佑他的。

王妻：（半信半疑地）是真的天要變了嗎？是国民党要回來了？

王发：別提国民党了，那个該死的蔣介石領着老婆孩子跑到台灣去避風去，扔下咱們就不管了。盼他有什么用！他不回來也照样變天。你坐下，我告訴你。

(妻坐在炕上。)

王发：(掏出王銀的來信)你看。

王妻：那不是銀子來的信嗎？有什么好看头！

王发：說你傻，你还不服气，听我給你說說，你就明白了。

咱們的銀子出息了。他在信上說，他在学校交了一些好朋友，又和北京的一些大人物叫什么章伯鈞、罗隆基的接上气了。他們一起反对共产党，想把共产党推下台。咱們銀子在这些入里还是个小头目呢！他們說共产党有三害，什么事也干不好。說合作化冒進了，說老百姓都反对走合作化，要解散合作社。还說老百姓的生活不如伪滿了……

王妻：这倒是实話，咱們現在的生活哪赶上伪滿。

王发：这些人有势力，有名气，他們一說話，全國各地就都起來了。你不認識字，你不知道，这些日子報紙上搞的可凶了。銀子也寫了稿子，你看，(從信封里抽出一份剪報)就是这个。我念給你听听。銀子說，三害的根源在党中央。要想挖掉三害，就非得挖掉这个根子不可。这就是說要連共产党的中央都挖掉。共产党要是挖掉了，天下不就是咱們的了。

王妻：(大搖地)唔！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！

王发：你明白了。等着吧，用不了多久，咱們又要过过去那样日子了。

王妻：要是真能再过过去那样日子，让我再享几天老福，

那我就謝天謝地了。

王发：（得意忘形地）咱們在乡下和他們城里配合起來干。瞅个机会就給他点上一把火。这火越燒越大，我們再給他煽风，呼呼呼！燒啊！燒啊！哈哈！燒燬了共产党！燒遍天下！哈哈！

王妻：（狂喜）阿弥陀佛，这可好了！（拜佛）观音老母，你要能保佑着真有那么一天，我的房子，我的地回来了，我还把你老人家請到原來那个东厢房的佛堂去。我还要好好修修那个佛堂。你老人家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难啊！

王发：（走过来，站在妻子背后作揖）哎！观音老母，这几年也叫你老人家跟着受委屈了。

（忽然远处傳來大吵鬧声。）

王发：（吃驚，急要出去看，走到門边又退回来，不安地轉了几个圈，忽然急走到佛前與王妻并跪下）老佛爷，多多保佑，保佑你弟子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！（下拜。正當两只狼靜靜地下拜的时候，突然傳來一個人奔跑的沉重的脚步声。王发驚起，急至窗前，從小玻璃鏡向外窺視。王妻也緊張地跟了過來。）

王发：（自語地）誰呢？誰跑的这么急？这又是誰追來了？啊？怎么站住了，在这打什么轉轉？是金子？（大聲問）是金子嗎？金子！

（幕后陳支書声：“不，是我啊！还没睡嗎？”推門。）

王发：（小声对王妻）支書。（去開門，又停住，命令王妻）快放被子！

(王妻上炕放被，王發開門，陳支書上。)

王發：陳支書來了，快進屋坐吧！哎，當幹部可真够辛苦的啦，天這麼晚了，還不得安歇！

支書：你們不是也沒睡嗎？

王發：我們這就要睡了，你看，被子都放好了。

王妻：坐吧，大兄弟。

支書：(略略在房內巡視了一下)金子沒在家？

王發：(有些慌張，立即掩飾)在，在家，剛出去。

王妻：怕是上茅房去了。

支書：唔！(坐下。)

王發：怎麼，水的問題還沒有解決？

支書：沒有，不但沒解決，還鬧出人命來了。

(王發與王妻假作吃驚，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幸災樂禍的神色。)

王發：鬧出人命來了？這可真不象話！

王妻：阿彌陀佛！把誰打死了？

支書：(一直在觀察他們的神色，一字一字地)趙福貴，咱們的趙主任。

王妻：(假慈悲地)哎呀呀！這怎麼行啊！他扔下老婆孩子一大群，可怎麼過呢？

王發：(極力控制自己的興奮，假作傷心地)趙主任是個好人啊！咱們的好主任啊！咱們全鄉大人小孩誰不敬重？從五一年就領導大伙辦合作社，走社會主義道，(語意漸緩地)辛辛苦苦，還落了這麼個結局！

王妻：（截探地）这是誰干的呢？誰能下这么狠的毒手？

王发：主任也沒得罪过誰啊！別是失手打的吧？

支書：（深意地）也难說呀！

王妻：凶手抓住了嗎？

支書：还没有，可也跑不了他。早晚是要逮捕归案的。

王妻：哎，就为了这么点水。

王发：（假作气愤地）真是的，咱們一队这些人就是这么不开眼，自私自利。应该逮捕起来，好好管教管教他們。

支書啊，我就看出他們这个鬧法不对头嘛。我一再囑咐咱們金子，咱們可千万不能跟着他們胡鬧啊，咱們可得老老实实地，干部怎么領導，咱們就应该怎么走。咱們还是个候补社員，咱們一定要服从領導，好好劳动，爭取作个正式社員。

支書：誰好誰坏大家看的明白。

（突然，三虎子提個棒子气呼呼地闖進來。）

三虎：王金呢？

王发：（回头見是三虎，有些慌張）是三虎啊，你找王金干什么？

三虎：他回來沒有？

王发：（支吾地）他……他……（給三虎子眼色，示意陈支書在這，讓三虎不要亂說。）

三虎：（看見陈支書，急至支書前，一把抓住）陈支書，我正在找你呢。走，跟我到办公室說去。